

□ 尚法斋

搭着顺风车去看画展，谁能想到，这一去，竟是永别……

1974年11月，25岁的玛丽·施莱斯的生命画上了休止符，她被抛尸街头，凶手不知所踪。半个世纪后，一顶遗落的帽子，终于揭开了这个谜案的真相。

雪地惊现女尸

1949年11月11日，明尼苏达州，一个名叫玛丽·施莱斯的小女孩呱呱坠地。

玛丽从小就对艺术有着异于常人的热爱。当同龄孩子还在玩过家家年纪，她已经能画出让大人们连连称赞的作品。

上了高中，玛丽心里早已笃定，艺术将是她此生的追求。凭借着过人的天赋和不懈的努力，她成功考入明尼苏达大学艺术系，专攻绘画和雕塑。她的老师们一眼就看出这姑娘与众不同，坚信玛丽未来必将在艺术圈大放异彩。玛丽不仅斩获多个奖学金，还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，作品多次参展。

毕业后，玛丽继续追寻着她的艺术梦想，走到哪画到哪。但美梦归美梦，现实是残酷的。玛丽过着省吃俭用的生活，和朋友合租公寓，出门基本靠搭顺风车。

1974年2月15日，25岁的玛丽打算去芝加哥参加一个艺术展。从明尼阿波利斯到芝加哥有400多英里，她计划先搭车到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市，再转道前往芝加哥。

那天上午10点30分左右，玛丽拿着一个写着“麦迪逊”的牌子，走向了高速公路入口。

她不知道的是，这将是她人生的最后一程。

大约三小时后，一名叫丹尼斯的男子正在威斯康星州的乡间小路上驾车行驶。他拐上一条僻静的死胡同，注意到路边停着一辆车，旁边站着一男一女。当他驶过时，那两人似乎正在争吵，甚至可能发生了肢体冲突，但丹尼斯也不确定自己看到的具体情形。他继续往前走，心里却总觉得不对劲。几分钟后，他抵达路的尽头，掉头返回，可那辆车已经不见了踪影。

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雪地上的一样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——那是一个人，躺在路边！

丹尼斯没有下车查看，而是赶紧回家告诉了妻子。随后，他叫来邻居，一同返回了那个地方。当他们赶到时，确认那确实是一名年轻女子，衣服上沾有血迹。几人立即驱车前往最近的住户家，打电话报了警。

警方抵达现场后确认，这名年轻女子已经死亡，身上有多处刀伤。但现场有几处反常之处——雪地上的血迹极少，这说明她很可能是在别处遇害后，被抛尸于此。

在尸体附近，警方发现了一顶男士帽子，推测可能属于凶手。法医还试图复制附近的轮胎痕迹，但雪地环境让这项工作几乎无法完成。

除此之外，现场再也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线索。尸体被送往法医处接受进一步检验，警方则着手询问



一顶帽子揭开艺术生遇害谜案真相

半个世纪的追凶

唯一的目击证人丹尼斯。

根据丹尼斯的描述，他看到的是一名瘦削的白人男子，年龄在25至35岁之间，身高约5英尺8英寸，浅棕色头发。至于那辆车，是一辆金色的小型轿车，但丹尼斯没留意到具体型号或车牌号。

法医鉴定确认，死者身上有大约15处刀伤，死因是失血过多。她的手臂上有多处防御伤，说明遇害时曾试图反抗袭击者。不过，尸检未发现性侵痕迹，这排除了最明显的作案动机。

最终，法医确认了死者的身份——正是玛丽·施莱斯。

警方联系了玛丽的室友，得知她原本计划前往芝加哥参加艺术展，且出门时携带了钱包，但在犯罪现场并未找到钱包的踪迹。

结合时间推算，玛丽上午10:30左右离家，三小时后遗体就被发现，而从她家到发现尸体的地点，驾车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。这意味着，杀害她的很可能就是在明尼阿波利斯接她上车的人。

多年追凶未果

警方根据丹尼斯的描述绘制了嫌疑人画像，刊登在当地报纸上，希望有人能认出此人。虽然收到了几条线索，但没有一条能帮助警方锁定凶手。

同时，警方开始怀疑丹尼斯本人可能涉案，理由有三点：首先，他出现在一条几乎无人问津的偏僻死胡同，除他之外，没有其他人见过他所描述的那名男子；其次，他的部分说辞牵强附会。丹尼斯声称当天去了商店，返程时决定继续开车兜一会儿，问及原因，他的解释令人费解——他说狗在车里，觉得狗想多转转；第三，他的行为反常。发现尸体后，他没有下车查看，而是先开车回家叫来邻居，回家后也没有立即报警，直到邻居亲眼确认尸体后才打电话报案。

在调查人员看来，这似乎是丹尼斯在刻意制造不在场证明，至少是想撇清自己与案件的关联。但也

有证据对丹尼斯有利：现场留有与他车辆不符的轮胎痕迹，且警方未发现任何能证明他当天上午去过明尼阿波利斯的证据，这意味着他大概率不是接玛丽上车的人。

警方多次向丹尼斯施压，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说法。调查人员甚至请来催眠师，试图唤醒他可能遗忘的记忆或隐藏的细节，但两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。

这条线索陷入僵局后，调查人员开始寻找其他可能性。这时，他们偶然发现了两年前一桩未决案件。

1972年，一名叫乔莉的年轻女子从明尼阿波利斯搭便车回家，15小时后，她的尸体在城郊的一条河边被发现。

两起案件存在明显相似之处：乔莉的朋友曾看到她登上一辆金色轿车，驾车的是一名年轻男子；和玛丽一样，乔莉的尸检也未发现性侵痕迹。尽管如此，乔莉案的调查同样毫无进展。

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调查人员排查了多名潜在嫌疑人，均未能与玛丽谋杀案建立关联。他们还找到几名目击者，称看到过符合嫌疑人画像的男子驾驶金色轿车，但这些线索最终不了了之。

最终，这起案件成了悬案。调查人员找不到任何新线索推进调查，此后数年，案件虽被多次重启，但每次都走进死胡同。

21世纪初，随着DNA分析成为刑事调查的标准手段，警方决定再次尝试寻找玛丽案凶手的基因痕迹。

1974年，法医曾在玛丽的指甲缝下发现血液和皮肤组织痕迹，推测来自袭击者。这些证据一直保存在仓库中，但遗憾的是，专家无法从中提取可用的DNA图谱。

不过还有一条线索——在犯罪现场附近发现的那顶帽子一直作为证物被妥善保存，里面还残留着几根短小的男性头发。法医对这些头发进行了检测，成功提取到部分DNA图谱，却再次碰壁——在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库中没有找到匹配项。

但这次并非毫无进展，至少通过这份DNA图谱，警方排除了包括几

名连环杀手在内的多名嫌疑人。

帽子锁定凶手

案件再次冷却了数年，直到2022年底，警方了解到一种名为“基因系谱学”的新型DNA技术。他们意识到，这或许是破解玛丽谋杀案的最后机会，于是联系了新泽西州一所专攻此类研究的大学实验室，对方同意提供协助。

实验室着手对帽子里的头发中提取的部分DNA图谱进行分析。尽管图谱并不完整，但经过漫长的梳理公共谱系数据库、构建潜在家族树的过程，他们最终锁定了一名符合所有关键标准的潜在嫌疑人。

接下来只需获取他的DNA样本进行比对。警方找到此人，询问是否愿意提供样本，他表示同意。但结果令人意外——DNA不匹配。

分析师提出另一种可能：凶手或许是他的表兄弟。警方顺着这条线索追踪，收集了第二名亲属的DNA样本，结果依然不匹配。

整个调查陷入困惑。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两人都是凶手的近亲，但他们的家族中似乎再无其他人符合嫌疑人特征。

这时，专家提出了一个新推测：凶手可能是被收养的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不在已知的家族树中。调查团队开始查阅旧档案验证这一猜想，终于在2024年11月4日找到了关键线索。根据发现的资料，他们锁定的生物学亲属指向一名84岁的男子——约翰·米勒。

警方随即调查米勒的背景，发现他有一个女儿。他们联系了米勒的女儿，对方同意提供DNA样本。检测结果出来时，正是警方期盼已久的答案——犯罪现场帽子里的头发，属于她的父亲约翰·米勒。

就这样，在玛丽遇害50年后，调查人员终于揭开了凶手的身份。

实验室确认DNA匹配后，警方立即赶往约翰·米勒家中。几乎在警方告知他DNA证据的瞬间，米勒就平静地认罪了。他供述，谋杀当天，他在路边接上了玛丽，承诺送她前往目的地。但驶离市区后，他开始要求与玛丽发生性关系。遭到拒绝后，米勒掏出一把刀，向玛丽刺了数十刀。随后，他开车前往那条偏僻的死胡同，原本打算将玛丽的尸体埋在雪地里。就在他把玛丽的遗体拖出车外时，恰好有车辆驶过（即丹尼斯）。慌乱之下，他跳回车里疾驰而去，将尸体遗弃在路边。

第二天，他看到了关于这起谋杀案的报纸报道，反而松了一口气——因为目击者记错了他的车颜色。米勒称，当时他开的是一辆浅蓝色轿车，而非丹尼斯所说的金色。

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米勒表示自己对所做的事几乎没有任何感觉，这些年来也几乎从未想起过这起案件。米勒还告诉警方，他将凶器扔进了家附近的一片沼泽地，但不记得自己如何处理了玛丽的钱包。当被问及是否还杀害过其他人时，米勒予以否认。

认罪后，米勒被正式指控谋杀罪并被拘留候审。但他明确表示，无意对指控进行抗辩，愿意认罪服法，因为不想经历漫长的庭审程序，已经做好了在监狱中度过余生的准备。